求闕齋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

志操下

東湖王定安纂

咸豐九年公在安慶軍次輯古今聖哲三十二人圖其像而自爲記曰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如日月或湮没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

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為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囚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斯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

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圖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制而好稱奇引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馭驚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以道自持蔚成風

俗意量亦甚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余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今以類區之情乎不能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爲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

如相如子雲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納之於薄物細故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與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　國朝得十八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嗜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嘉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

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八家中尤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畧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為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故並圖焉　先王之道所為脩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焚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

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　朝學者以顧亭林氏爲宗　國史儒林傳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愼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　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宏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之大成夐乎不可

幾已故以殿焉　姚先生言學問之道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為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所謂詞章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為近姚王於鄭許為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三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

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伊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冀得一二有力者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獲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利祿之不遂則僥倖於後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巍巍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若通闤貿易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

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二謀所以報之不亦勞乎商賈之貨殖同趨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者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幾也古之君子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已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爲而無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懷不遇怨悱形於簡册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三子也遠矣

□遊燕晉而南淇藪其於術不益疎哉
銘曰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
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三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
質之在旁
自秦氏燔羣籍教澤蕩然漢武帝始立五經於學官使諸生各
崇本師置博士舉明經而聖學乃絶而復續明太祖以制藝取
士並立程朱之義使天下翕然尊尚而聖賢之精蘊始炤灼於
幽明二君者益見夫學校之不可復故定爲功令使人以此爲
祿利之途而陰以崇儒術而闡大義由今言之明聖道於煨燼
之餘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陋下士皆得聞道者不

得不歸功於二君然使人人以詩書爲干澤之具緣飾經術而蕩棄廉恥者又未始非二君有以啟之也今世之士自束髮受書即以干祿爲鵠惴惴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釣譽而徼福祿利無盡境則干人無窮期下以此求上以此應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百步之矢視其所發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途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

今夫山終古常峙海終古常流其盛大而生物不測由其不貳不貳故不息不息故久夫人也亦若是焉矣守其樸者完其素勞其力者貞而固戶樞不蠹磨鐵不蝕胥是道也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

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而無所補救類非人力所爲者

古無生日之禮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是日有供頓聲樂蓋此禮起於齊梁之間後世自貴逮賤無不崇飾開筵稱壽習以爲典

道微俗薄舉世方尚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

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訾然古聖立教之義蒙養之規差具

於是葢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埽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已因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義之器葢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大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道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

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計往往陷於大戾

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確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曰無過斯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蓋藏至蹈滔天之姦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諂臣媚子之亞也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聚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慾好盈而惡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鏓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

褻脣之夫譽厲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摧挽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貴富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夫道德之義方恥名之旣加則得於內者曰浮將耻之矣而淺者譁然騖之不亦悲乎國滿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强安順孟子稱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嗜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古者大功同財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兄弟有視如塗人者矣而爲之婦者何其夫之旨而加刻焉片語之隙荊棘

叢生累世不能泯其嫌夫一木之枝或榮或悴常也而常人之情覩他人之榮則以爲分隔於已無與覩兄弟之榮以其切近則相妒相妒則爭而榮者之視悴者漠然而疏望望焉若將浼己蓋三物之教不行而俗之偷也久矣

夫忠孝者每事而迹之則日不勝要惟行吾心之不得已者斯可矣民之初蓋有不忍於其所生先王制爲事親之禮溫凊而定省疾則嘗藥諫則號泣因人之情而爲文遂之其於事君也亦然父母者育我天者先父母而生我君者後天而成我者也有不忍忘本於父母者而後愛身以及子姓有不忍忘本於天者而後愛吾君以及人民庶物故入而供弟子之職出而力王

家勸民事非直好爲觀美內有所激發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先王之教旣熄人不能自道於道乃始慕名號而從事其中則漠無所動滌瀡以養親而非必中有所愛踧踖以覲君而非必中有所敬及其居官朝令曰編保甲夕令曰興水利復常平擧名號尤美者而張之漫不省其所以然外之標識如彼內之顯壞如此故名目者所以喪人之良心而塈凡事也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本心旣亡不堪以文爲塗附之也賢者思以易之獨宜求諸心之不得已者耳

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

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知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間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

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昇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土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理非卽朱子所稱卽物求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竝耕病宋儒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一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　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

大精微體用兼該其他巨公碩學項領皆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弟子摳衣趨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業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干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遊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眾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既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衍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

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趨於藝商瞿受易於馯臂子弓
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
左氏受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
歧所得漸纖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
徒之繁擬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
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
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允已元明及我　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
先生出則有徒嶄景附雖不必束脩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
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傳論乎其德則闇然諷乎其
言則犁然而當理者乎其從遊之徒則踐規蹈矩儀型鄉國蓋

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靳頑夫得以有所忌而發其廉耻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間有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稱漢京閩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援退犯萬衆之嘲亦遂卻焉

士之脩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自能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而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告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

而寡罪故易稱餘殃書戒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
自秦氏以力爭得天下逞其後者率小役大弱飼疆强横之氣
充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轉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
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爲
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極惡之人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悛
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
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昀突泉激而上升
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
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
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以窮吾之說

是故從乎天地之通禮言之則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爲妄從乎後世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嘗世之心與吾儒畧同亦未可厚貶而槩以不然屏之者也

往余讀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私怪彼不以聖賢之道教子而誘之以公卿祿位何其陋也既伏思之古今之所以設科取士何爲也哉豈不欲得明先王忠孝之道而力行之者與之共天位乎道莫備於羣經故漢唐重明經之選而明及我 朝皆以經義試士操其文以券其行庶幾忠孝之彥或出乎此是上之人法固未嘗不良而意固未嘗不美即爲人父母者冀其子以文行上達於朝廷斯亦天理人情之至然則退之之志其亦未

可深譏矣

桐鄉張考夫之興則有凌渝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菴江藥園諸子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漠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大孽元音之際殆於遯世不見稱而不怨彼各有其志爾

竊嘗維人之所以久覩於世大端有二一者所踐甚厚居能移氣傳所稱取精多用物宏亦自足延歷歲月彼得之天焉者也一者履孝蹈友至行純備其精力不使敝於亡等之欲其惠氣所迓亦自以貞於永久此古守身之君子所從事者也外是二者則滔滔凡民天下皆是貿焉以生憒焉以長積日既多亦不

得不謂之修齡要之無譏焉耳

聖人之異乎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遠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叙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

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眞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眞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妍醜而同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据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甚一强有力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已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會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焦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幾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

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

人情多溺於所同而蔽其所不見與野人道廊廟纓紱則茫然而駭與世祿之子道米鹽艱苦之事則倦而思臥

嘗讀孝經竊歎仲尼所稱之孝與今之爲人子者之從事則不侔矣其言自天子以至庶人其爲道各不同蓋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貴有常尊賤有定等是以人各安其分而事其親而無敢妄干後世以制科爵人或布衣旦暮而至公卿於是人子或思以祿仕尊其親而父母亦惟恐其子終身庶人而亟望其進取徼幸躁競之徒皆得藉口於榮親之說此今之言孝與古之道異者一矣經又曰立身行

道顯名於後世古之所謂名者有孝悌之實達乎州巷播乎上下稱其內行無虧焉爾後世輕德行而右文藝雖有曾閔之徒不敵帖括之工之馳譽速也一藝之能一文之善至薄也而國人稱願父母亦嘉許焉否則聞譽不著父母不忻此今之言孝與古之言孝異者二矣居今之日而悖俗從古不藉祿與名而悅其親者雖賢者有所不能賢者之異於衆人獨能於祿與名之外別敦古人之至行以自力於門以內而已

程子有言科舉之學不患妨功但患奪志蓋學者之始業於制舉之文也未嘗不稽經辨義求肖於聖人之言以得有司之一嘗猶射者之在鵠無惡於君子也其後薰心仕宦外以印綬屢

其心目內習一切苟得之術挾寸餌以釣巨魚既得則并其綸竿而棄之曩時稽經辨義之志乃大爲臬畀若若者之所奪先儒所用爲慨然也

人情莫不躭逸而惡勞養富貴而羞貧賤至學道之君子不然或忍譏甘凍餒於原顏而其中坦然有以自愉或衮冠曳綬呵前衞後而憂思展轉若旦夕不能自安者彼各有其志也南面而君一邑息動而雷震頤指而風行僕從一怒百姓重足識者固當自惕不當自憙

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然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茫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

之謂也

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爲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旣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旣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並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

天之生賢人也大抵以剛直葆其本貞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即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幹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　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峰顧亭林黃棃洲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鄙子依違濡染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

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厮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

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過人萬萬及夫身没觀之彼與當日之厮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厮役賤卒污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剸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張已代物專抵古人之隟或取孔孟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附和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

與笑譏唾辱以爲彼博闇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

往余讀史忠正公集見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遺書五通又廿一日絕筆一紙其言至深痛不可終讀蓋視楊忠愍公獄中家書猶或過之乾隆四十二年我　高宗皇帝命摹刻史公絕筆於楊州梅花嶺祠壁而楊公手書亦於邇歲摹刻於京師松筠菴祠中忠臣志士或鬱屈於一時其精光終將大顯於世不可得而閟也門人潘生伯寅頃以周忠介被逮時手札視余乃與前楊後史若出一轍雖號爲三仁殆無愧色世多疑明代誅鋤搢紳而怪後來氣節之盛以爲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者亦一

二賢臣倡之漸乃成爲風會不盡關國家養士之薄厚也當忠介吳中就逮之時其駢首殉難之五人者顏佩韋等皆市人周文元則輿隸耳彼豈嘗邀朝廷一日之豢養而且慷慨赴義如彼況乎士大夫有綱常風教之責者哉

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覈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蔚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旨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爲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

天之生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瞳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騖者欲逐衆好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鯆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刻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

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譽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

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葢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旨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衆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子乃

作正蒙以討論爲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

君子愼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坦途而不肯輕試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

避事為耻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彝倫歷九州而戡大亂

非拙且誠者之效與

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埽沃盥有常儀羹食殺藏有定位緌纓紳佩有恒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禮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始終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規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衺者人無

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葢亦有所激而云然耳

天可補海可塡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駟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夸父之追晉陽之揮戈陶士行之惜陰有以哉　以上文集

桑梓干戈之役自搢紳先生下逮廝役走卒皆宜有怵惕創痛之意以懲前而毖後若仍酣歌恆舞事過忘憂漫無悔禍之意而各逞無等之欲則此間之亂萌伺恐未能遽息

集思廣益本非易事而施之於會城之內尤易爲人欺蔽然因此而盡廢吐握之風則又不可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爲盡善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敬恕二字細加體認實覺刻不可離敬則心存而不放恕則不蔽於私孟子之所謂推所謂達所謂擴充指示至爲切近中庸之十三章論語之告子貢告仲弓皆以恕字爲開宗要義大抵

接人處事於見得他人極不是之際能設身易地以處則意氣頓平故恕字爲求仁極捷之徑敬是平日涵養之道恕是臨時應事之道致知則所以講求此敬講求此恕者也鄧君來書以意氣意見爲累而以局中人作局外想鄙意作局外想猶訟者設身而處詞證之地若聖門所謂恕者能近取譬是原告設身而處被告之地竊謂意見意氣亦惟彊恕者足以平之忍字因字當奉以從事忍字有功可致因字無迹可求來書謂人情外之天理畢竟非眞天理恐有語病如和姦人情也彊姦亦人情也家法禁和姦王法禁彊姦皆人情也然則爲家長者概不禁和姦爲官長者概不禁彊姦可乎

高明平實二義張楊園先生嘗言之矣大抵莅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確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顚倒災害從之屈平之所以憤激沈身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晉

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詭於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先生所稱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近狀他無所苦惟目疾日深鐙下不復能作字三河之變尤用愴懷早歲有志著述自馳驅戎馬此念久廢亦不敢遂置詩書於不問也每日稍閒則取班馬韓歐諸家文舊日所酷好者一溫習之用此以養吾心而凝吾神

不能決不能放手是我近日弊病昌黎所謂中朝大官老於事

詎肯蹙皺徒㛹婀吾非大官亦漸老於事鋒鍔鈍矣

軍家之一勝一敗其炎涼意態往往出素所親愛之人若更事稍多亦自覺見慣不驚故須恢宏大度無過閎損以待事機之轉

馮樹堂來書箴以不誠不敬之弊敢不銘佩惟頻年鬱結之懷紙墨難罄非少佐以詼諧則滿腔秋意無復生機張籍昔以此規退之韓公亦以善戲不虐答之意城昨在此欲修皮殼全書次青亦有內作皮殼荒外作詩荒之誚亦可想雅謔之一端也

每日講書或講周易折中或講通鑑折中之書該括萬理程傳尤極明顯通鑑雖太多難於看完然講一卷算一卷講一函算

一函若得數年工夫講完亦未可知不完亦無礙也

凡看書只宜看一種一種未畢而另換一種則無恆之弊終無一成若同時並看數種更難有恆將來必不能看畢一種不可不戒

國藩昔年銳意討賊思慮頗專而事機未順援助過少拂亂之餘百務俱廢接人應事恆多怠慢公牘私書或未酬答坐是與時乖舛動多齟齬此次再赴軍中銷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見虛與委蛇絕去町畦無不復之緘吝無不批之稟牘小物克勤酬應少周藉以稍息浮言而精力日耗目光耗昏平生於古文辭鑽研頗久差有微尚之獲而眼之所覩手不能應心所欲為

目不暇給自去冬至今曾作文七八篇罕稱意者

僊屏來書言趨時者博無識之喜損有道之眞譏當書紳銘佩

吾齒髮已老乃欲俛仰一效桔槔所謂未得國能徒失故步者

也自宜仍守吾拙不妄悅人以副同志期待之厚

萬事無成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語詠公安得擴而有之一入鄂

境軍政庶政井井有法官紳印委多用正人優劣得所此豈無

成者之所爲糜爛江漢整成箇嶄新日月太和世界是多大事

在詠公只算一筆外銷帳謙固美德太謙則占邦宅人地位特

我輩指目者多須保得此後不大錯謬爲佳耳

安樂棄予世態之常詠公謂莫危於漸誠爲篤論然此時只當

用老僧不見不聞法天下惟忘機可以消眾機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

以勤儉敬信四字爲本而以擇交爲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爲友暗奉爲師乃借以約束身心之資也

兹公近日聲望鼎隆希菴名譽亦日增赫奕舍九弟比亦薄有名望鄙人在外毀譽互見然究係毀者少而譽者多清夜自思尚覺名浮於實十倍百倍也吾輩互相砥礪要當以聲聞過情爲切戒

吾輩讀書惟敬字恆字二端是徹始徹終工夫鄙人生平爲此

二字工夫至今老而無成深自悔恨故友人有下問者輒以己之所悔爲言勸人及時自勉大凡進德則持之以敬修業則貞之以恆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

生平坐不敬無恆二事行年五十百無一成深自愧恨故近於

知交門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勉敬字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爲切當僕待人處事向來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諸賢及早勉之至於有恆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書與讀書須畫然分爲兩事看書宜多宜速不速則不能看畢是無恆也讀書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無恒也如閱八家文選即須將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歐陽公之文即將歐文鈔讀幾篇切不可將看與讀混爲一事尤不可因看之無味遂不看完致蹈無恆之弊

吳竹如來書引朱子所謂眞正大英雄須從臨深履薄做出暨浩然之氣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鄙人淺陋何足

語此惟閱歷日久險艱備嘗覺心目中所規畫以爲高遠者畢竟手之所持足之所踐何嘗做得到三四分即如本年正月十一奏請操練土馬隊募南勇騎北馬期佐黑龍江兵力之所不及今滿一歲而尙未成軍奏操一千而今僅三百即此可見心志所規實不克踐推之齊家治身讀書之道何一不然故僕近不課功效之多寡但課每日之勤惰自揣此後更無可望但當守一勤字以終吾身而已至於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廈之成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壞軍興十年而內外臣工惕厲悔禍者殆不多見縱有大力匡持尙恐狂瀾莫挽況如僕之碌碌乎

革薄從忠鄙人夙懷此志特有天質本來之薄有外物激之使
薄本來之薄革之已極不易激之使薄尤覺旋革旋萌毫無長
進深以爲媿
國藩往歲亦常鬱鬱近來暫臻坦蕩緣閱歷日久見天下得失
禍福毀譽是非皆有數存乎其問而非人力之所得與是以委
心任運聽其自至
孝道莫大於收族處亂世莫大於睦鄰
鄙人才太薄精太憊而擁竊虛望深懼爲庾亮殷浩之續一半
年內尚不能履江蘇境恐蘇人始而望繼而痛罵矣目下是非
得失須爭起手一著既難免吳人遷延之議又恐上游三省皆

不穩固良用愧悚

僕於四月之杪奉　命承乏兩江菲才薄質本不足以有爲又值精力疲憊之後大局潰壞之秋深恐隕越詒知己羞所刻刻自惕者不敢惡直諫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妬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已庶幾藉此微誠少補迂拙特是從軍日久資望彌深虛名彌盛舊交則散如落落之星新知或視如巖巖之石用是讜言日多正言日寡每一念及悚慄無地敢求常惠直言並賜危論如聞有用人不議愼居心不光明之處尤當隨時指示無俾覆轍相尋

國藩才知本絀今精力憊甚忽而膺此重任大懼隕越爲天下

笑爲鄉里羞請諸賢側聽淸議如有顯然過失大拂輿情者即
祈立刻飛緘詳示如其力不能改則徐圖之若此心則決不姿
過而憚改也
僕以地方之任兼帶湘楚之兵事權歸一毫無掣肘之處若此
外更有所加則菲才高位顚蹶必速譬力能負五十斤今已勉
任百斤如再强之以百斤不待久任疾蹶已有立踣之懼
位愈高則譽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則責之者多恕之者少
求治不可太速進兵不可過銳誠爲篤論初到皖南不特地方
事件難遽著手即軍務亦難過問此間風氣與兩湖逈異欲求
挽迴之方難免更張之迹然目下必不輕言整頓二字

往往京師於諸閣老均不以爲然惡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癢假顢頇爲渾厚目鄉愿爲中庸一遇眞僞交爭之際輒先倡爲游言導爲邪論以陰排善類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吾輩正當力挽此習

吾輩均屬有志之士亦算得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且夫嘗畢咬文嚼字之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梧鼠五技而窮也僕今痛改此弊兩月以來不開卷矣去年往年亦係看書時多料理營務時少其點名看操查艙子等事似俱未躬親此後應請親任之

方今天下大亂人人皆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

者吾輩當自立準繩自爲守之並約同志者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

自八年夏間再出視師痛改前此客氣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勵仰希仲山甫夙夜匪懈陶桓公分陰是惜之風古聖先勞之訓益嘗有志焉而未逮

九月初奉派兵入衛京畿之　旨擬自率一旅拜表即行商之張小浦副憲渠謂專爲統兵大臣則可拜表入衛兼爲兩江總督則有守土之責又値皖南敗壞之際未可棄此而他行僕因其言有至理故請　旨遂行至鮑鎮之不能行五千里之綏不濟急則事理之顯而易見者僕據實直陳雖獲譴責亦所不計

鄙意此次北行專言君臣之大義不顧時事之濟否雖挾數萬以行未必得雖將子影以往未必失若左公果爲公議所沮不得偕行僕當斟酌資斧以去合八千人足矣

時局敗壞至此實深悲憤忝竊高位又竊虛名不能入吳不能入越並不能保皖閩此大變又不能星速入衛負罪旁皇莫知所措

去年初至祁門軍威頗盛於是言符瑞者競進至有謂歲星臨祁門者至徽甯並陷建德鄱陽浮梁迭失於是言災害者蠭起謂祁門不可以一朝居頃得歷口洋塘倘溪口三次勝仗說者謂符瑞仍臻歲星仍臨因口占一絕云天上歲星也起霉掉頭

一去不歸來忽聞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門走一回
鄙人六年十月在江西某公以平江營之敗歸咎於僕徧張告示貼之城廂僕亦曾忍辱包羞置不與較
詠芝來書云不有小譔則不仁不宏斯言甚大可為萬世圭臬尤可為褊者鍼砭
大抵亂世之所以彌亂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讓小人愈妄僕不如往年風力之勁正坐好讓胡公之稍遜昔年亦坐此耳
吾情趣復古人所以嚴辨於此者專問寸衷之有所利與否有所利則雖合於經依於律而無解於內省之疚無所利則雖稽

經訓律不必盡符而有識可共信卽有謗亦可共諒如胡宫保之三年金革無論愚智皆知其毫無利益也

諭旨令國藩兼辦浙江軍務有節制四省字樣位太高權太重才太短時太艱惶悚之至卽日當具摺辭謝而薦左帥督辦江浙軍務恐　朝廷疑我畏難推諉求秀峯相國於便中附奏及之言曾某不必有兼轄之名自不敢有畛域之見當必竭力謀浙等語秀蔵側擊勝於自陳多矣我楚軍之所以尚足自立者全在不爭權勢不妬功名若權勢太盛泰然居之而不疑則將來暗啟人之爭心妬心而不覺必再三辭謝得請而後已僕與秀峯均居崇高之地總以維持風氣爲先務以後僕有大過徼

求俯賜箴規公有小失僕亦必效獻替
朝綱整肅百度維新然四凶雖去尚未必二八之同升此陰陽
交爭之會日夜禱祀但冀拔茅彙進各懷蹇蹇匪躬之節以待
蒼蒼默轉之機耳
近日　朝廷虛衷博訪明目達聰其曲體下情足令中外感激
其旁燭幽隱亦足震懾羣邪下走不才濫叨非分絕膺之患負
乘之機終夕懸汗所尤愧者孤陋已甚不足以備芻蕘之詢若
諸賢藥籠倘富請將所知人材一一開示爲惠更大
繁華侈靡之風到處皆有若在已不能力挦則不覺又入奢靡
之途僕於去冬今春夏連嫁三女每次用嫁貲二百金包諸所

有另備酒席及途費五十金此亦勉强行之悍然不顧若稍恤人言便不能如此簡省

十餘年來海內大變幾有滄桑之感中間驚濤迭作回首心悸今　朝政清明三奸破碎人心思治自是　中興氣象然江滇雖薄有驅除而髮匪實數計尚不下六七十萬齊豫秦蜀滇黔之亂尚不在內遺民之脂膏已竭將帥之纖起無聞矯首長望未知天心何時果遂厭亂至僕頑陋無似自列戎行頻遭顛躓近乃謬居高位兼竊虛名一門之中叠被　殊恩夙夜惴慄慚懼交幷

吾輩當自愛其身而後精力足以報　國否則空懷忠君之心

全無耐勞之實則尤悔日多矣

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於其間近歲閱歷之餘見得一二非謂能夙以自持也

余以菲材忝竊非據　朝廷不加罪僚友不見棄尚復何氣之傴投劾之說實以久辱高位卒無成效自須引咎少退避賢者路仍以散秩隨力軍中專辦一路之賊一息尚存未敢稍懈口內右手背酸疼不能執筆猶治事如故年過五十行將大還時時示我朕兆也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鉅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有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

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國藩秉質粗疏見理未精忝竊高位兼擁虛名責任之重屬望之眾蓋實出於意計之外亦自日處危機之中雖積功如山莫可報稱故不復課程功之多寡但課每日之勤惰即訓迪僚屬亦但以勤廉二字相勖不更高論要道至方寸檢點則惟是急功近利穿窬鄉原鄙夫數大端以此爲至幸大抵皆是人欲之情更無所謂天理之公每日諸務蝟集酬接紛紜身未及檢事未及畢舊書未及溫習而光陰忽忽已過刻漏又盡矣嘗蒙
天語垂詢令其汲引善類釐察賢奸自以見聞極陋好惡或淆多以無員可薦據實覆陳蓋既自度無知人之明而又疑封疆

將帥由外疏薦一時之裨益甚少方來之流弊孔長也然鄙人之辜負　清問無補時艱即此已可見其大凡矣

國藩暴厲朝班因人碌碌　聖主初元謬有陳列二三老成見謂無當遂同啇邱之木空食支離之粟屬以墨絰南還襄治團練旋奉鄂省皖省援剿之　命兼受吳公江公師友之託虔造戰船兼募陸勇嗣是馳驅江界或利或鈍本年夏閒叠奉防蜀

諭旨比因湘賊南竄蜀可無事鄂帥奏請移師圖皖　明詔敦促乃由鄂渚回駐巴河徐規進取幸得執鞭弭以從左右望海知歸良愜素願惟材力罷駑目光眊昏老境侵尋不堪復圖重遠敝部亦甚單薄恐負知己期待之厚伺冀隨時緘示機宜

俾獲遵守無任感荷

近在軍中閱歷有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陸氏但稱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輔以朱子銖積寸累工夫則下梢全無把握故國藩治軍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雖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爲鈍拙計則猶守約之方也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　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即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慝亦釋故賊燄雖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每獨居深念恨不得與賢者促膝密語一攄積愫

當軍事危迫之際明知事不能行每每有不自持之時獨左公向無此失從未出決辦不到之主意未發強人以難之公牘故知賢於堯舜遠矣

此次賊犯江北連陷和含巢三屬亦係軍務之一大變希菴百日假滿萬不可不速出赴營以私情言之則鄙人懸望迫切實難再待以公義言之則　皇上之待希菴至矣極矣無以復加若再遲不出則於忠字有虧吾輩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當奉方寸如嚴師畏天理如刑罰庶幾刻刻敬憚鄙人今歲憂灼過甚雖亦近於怔忡然較之八年情形則異八年所以內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氣以樸拙之人而講權術是以愧而且

懊無地自容今歲則憂勞過甚漸致心疾而大節無忝方寸無
悔未嘗不坦然也
此後惟於勤儉謙信四字更加工夫勤如天地之陽氣凡立身
居家作官治軍皆賴陽氣鼓盪勤則興旺惰則衰頹儉者可以
正風氣可以惜後福謹即謙恭也謙則不招人忌恭則不受人
侮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日久人皆信之鬼神
亦欽之
湘邑文武將士在外宦力多崇奢擺不乏措辦之家僕每與鄉
人相誥誡凡歸籍者宜敦桑梓敬恭之義一洗軍營剛勁之風
同邑諸君子亦頗以鄉黨恂恂互相規勸如有恃符藐法嚚張

武斷乃當繩以法律僕與同邑職任較崇者均無徇庇之處仰託儀型教成仁里則幸甚也

請簡派大臣會辦已經三次具疏並非有滿圖推諉置身事外之意實因局面太大統軍過多艱險相尋精力日減即有才識十倍於僕者亦不能久膺此等鉅任不得不早爲陳明在僕不致久妨賢路在　朝廷亦宜預儲替人但使責任略輕仍竭其力之所能爲一息尚存不敢稍懈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苟於嶢嶢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

反得倖全

入世已深居位過高中宵默念但覺世味日多天機日淺若不早謀引退將來鬬智競力入於俗吏功利之途而不自覺儻託

皇上威福金陵幸克決計與舍弟先後引退雖有寇賊餘氛亦不能瞻顧徘徊畫蛇着足又添許多葛藤也

事會相湊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囊也者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近來體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

慮之常卽合藏蘇收聲引嫌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未審遂
如人願否
長江三千里幾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間疑僞處兵權過
重利權過大蓋謂四省鹽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
相疑亘非無因而兵弱餉絀之實情乃無一人得知擬卽日將
辦理竭蹶之概一一上疏直陳請將　欽篆督篆交篆交出而
鄙人亦不敢置身事外但僅統兵萬餘專辦一路如昔八九等
年規模或可免於大戾
年來不自量度所添募新營過多人數至十一萬而長夫伺不
在內前者舍弟增募時僕力止之舍弟以爲洪逆堅悍異常雖

各省一律肅清而金陵老巢非苦圍苦攻不能得手於是雨花臺圍師增至五萬有奇雖較之和張昔年尚少二萬然頓兵堅城氣不能舉其體百道環攻而無加之何餉項遂因之大絀今蘇浙各城皆已得手金陵孤城終有蕆事之望然外間頗有議其曠日持久者舍弟因此鬱鬱以一人而統九十餘里之圍師困數十萬之悍賊勞苦本非人所能堪加之憂讒畏譏鬱抑過久恐肝疾日深難於調理故國藩每作書寬慰之僕亦心血過虧大懼顛覆貽羞知好但思引身謝事少減釁尤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不凶於而國害於而家僕雖至愚豈不知遠嫌避謗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於鄙人此中先後之序尚

須妥商局勢過大經手頭緒太多未知何日始得脫卸無痕耳粵東窮窘至此實非意想所及然秕政汙俗漸漬日久而必使善者承其災高天藐藐誠非人世所能推測如天理惠迪之常猶可憑依則當有化險為夷噓枯回生之一日

年來忝竊高位飽聆譽言雖同年至親如寄雲筠僊輩亦但有米湯而無鍼砭大有獨夫之象可為悚懼惟自知之明尚未盡泯不敢因倖獲之戰功儻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為故人告者然轄境太廣統軍太多責任太重才力太絀正不知何日顛蹶何事取戾萬一金陵克復擬即引退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實自度精神不復堪此繁劇

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已異已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晻曖即爲小人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友人惠書以鄙人與涪翁相提並論此何敢當宋代文人如歐

蘇曾黃諸公皆以大儒之學術兼名世之襟度豈區區所能攀躋若謂下走遭逢際會得與平寇之役則彼諸君子者特未遇其時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鉞之任成李郭之勳在數君子視之固當如蚊虻鸖雀之過乎前曾不省有無於胸中僕無數君子之學識而頗願師其襟懷所恨久託兵間終不得宴處靜觀媚我幽獨而昨者東來金陵目覩萬寶燒焚白骨山積益復慘不成歡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國藩忝竊兵柄又竊虛名乃一籌之莫展如何如何梅伯言及各世家室廬蕩然而貢院幸存亦可異也

意城惠書猥以江甯告克遠勞暖賀以閣下關愛之殷稱助之

厚其爲歡欣有過於身親其事者惟追思同袍諸君或百戰功高而早雍黃壤或患難與共而中更差池或出死力相扶而闡望不彰而賤兄弟獨遭際會同膺　上賞感涕之餘彌增慙悚雪琴忠誓猥以賤兄弟謬膺　懋賞遠勞奬飾愧悚曷任此軍之興同袍諸君千磨百折零落將盡惟吾輩數人僅存而酬庸曠典乃獨異門先邀異數實乖鄙人之初志彌傷已逝之忠魂往昔患難相從爲日最久者惟雪琴與次靑情誼最摯令不才幸了初願膺此　殊榮所負者惟愧對次靑而於雪琴亦欽欽懷嫌不能自己雪琴志抗浮雲敝屣軒冕十年前已深知雅尚待大局初定長江水師位置就緒即聽長揖還山並將范少伯

之高風代爲詳奏斷不强爲羈留致負宿約國藩經手各件首尾繁多稍俟料簡有方亦卽引疾閒居決不饕情富貴溺而不返致負憂勞殉節諸友

鄙人才力竭蹶久有退志頃因交卸江督篆務附片密陳下情盛名難副成功難居二者兼之卽賢哲尙虞顚蹶況鄙人固中才以下乎

凡名之成毀雖曰人事亦有天機湊泊其間退之所謂變化咀嚼有鬼有神者也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問世事然造端過大本以不顧死生自命甯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

即澆魄猶有餘毒是以戊午復出誓不返顧蓋既蒙詬毀則宜俛默精勤以冀吾志之大白不宜草草遽賦歸與也

金陵克復賤兄弟忝竊異數至優極渥江浙旋即一路肅清洋人氣燄亦稍斂戢似皆可用慶慰之象然餘匪竄閩之後凶燄復熾張廉訪運蘭林總戎文察皆已殉難劉克菴近亦大挫閩中貧民從亂加歸死灰再然勢將仍爲江西兩湖之患鄂皖髮捻投誠雖多而回竄豫中者亦復不少羣言雜進任事多不自安賤兄弟亦憂讒畏譏筠僊尤憤茲多口環顧後起之英真能返樸還醇捍禦外侮講求吏治者似亦不可多得日夕惴惴念此陰陽交爭之會未識消長之機竟復何如

謗讟方騰自應倪默內修以待其定若羣議少息則進退之間
自有權衡譬如飲水冷暖自知固非他人所敢與聞矣
末世氣象醜正惡直波瀾撞激仍有尋隙報復之慮苟非極有
關係斷斷不能不動色相爭此外少有違言即可置之不復高明
之家鬼神亦忌總宜處處多留餘地以延無窮之福
京中物議與樞密消息隨時變遷每有上下交推衆望所歸者
轉瞬爲人所唾棄亦有羣疑衆謗浮議沸騰者轉瞬又風平浪
靜惟卓然自立之士歷常變紅黑而終不改其度觔惓此次進
京無幾而　天眷物議似均優許望弟引之以自喜將來設有
嘖議吹求　恩眷少替望弟因之以自沮早夜孜孜專求自立

之道私事則行己與讀書二者並進公事則吏治與防務二者
兼營以勤爲本而以誠字輔之勤則雖柔必强雖愚必明誠則
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識若傾黃河以滌微汙豈待辨哉
石角藤枝何處不有筠公昔在京於諸老多所許可與僕異趣
近年莅外於諸公多所齟齬又似與僕昔日同符後世復有爲
吾輩辨早異晚同否
面面皆圓誠難做到認眞治事者例不能取悅於人但雖與人
齟齬而此心出之以公言辭又不過激或於不圓之中稍繇戟
少耳
引退之情蓄之已久惟經手事件太多且鉅有不得一一自由

者但斷不再接地方之篆可以自作主張至軍務何日謝事則
尚相時審機也
同任金陵之說思之已熟目下每日公牘較之兩江任內減去
三分之二然猶嫌其繁冗老年心緒凋疎精力日頹但求少承
一事少接一人即若俯仰少安若以重大事件而假手幕書草
率了之又非鄙人平日之常度故以不復任爲善始善終
督撫同城之害筠公果遂一發揮否即使趨所欲言亦未必拂
衣高蹈與霞公及舍沅弟耦耕之說吾聞其語未見其人文輔
卿出京過此言霞老雖偶觸職物望無損霞老疏中亦有請假
四月即行進京之議舍沅甫弟賞假六月比亦頗有再起之志

時事尚未可知若其風塵不靖林下豈得安枕如果大段肅清則扶杖課毀者恐嘗先耦耕者而往不在東阡而在北陌矣逆億命數是一薄德大約讀書人犯此弊者最多聰明而運蹇者厥弊尤深富貴志得之人亦未嘗不擾擾焉沈溺於逆命億數之中惟熟讀聰訓齋語可祛此弊凡病在根本者貫於內外交養養內之道第一將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近將張公書告舍沅弟及兒姪輩茲並以奉勖同人

左膀疼痛前已痊愈近又爲風所侵亦不復醫治莊生有言侵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賈生有言化爲異物又何爲患鄙人雖不能如古人之達亦頗遺外形骸不甚沾沾矣

霞僊陳蔡之厄雖無損於淸望然意興豈能如常兩賢躬耕之說雖雅志已決然亦須事會適助成之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銘辭在耳遽忘之乎

昨聞筠僊內召之信欲作一書奉慰而萬緒紛錯不知所言論雅懷之久鬱則與其在位而憂煎誠不如去位之解脫論公道之難明則是非淆亂歧路又歧幾不知荆凡之孰存臧穀之孰善要之世變方滋任重道遠早一日謝事即少一日之咎責愼毋介介爲也

大約講義利之學而居崇高之位則讀書知人曉事三者闕一不可某公讀書本儉而又不知人不曉事流弊一至於此吾輩

亦頗負清望尤不能不於此三者猛省而精求之

觀篤公在任之日無一好懷良有難自遣者若論時事之多艱焦頭爛額救過不暇則霞僊之留未必不爲吝公之去未必不爲吉也

獨斷獨行爲朝野除害無復待人商辦免致掣肘深感相愛之厚今日之事有不能直情徑行者去年兩奉　諭旨查辦劾去豫撫今年豫事即多齟齬不如齊皖之易於商量平日兢兢恐蹈古來權臣剛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氣陵同列也

眠所以養陰也食所以養陽也養眠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多思養食亦貴有一定時刻而戒其過飽尤以起居有恆爲主養

生與力學皆從有恆做出故古人以有恆爲作聖之本余近十
年來亦力守一恆字
國藩元氣日虧友人多勸服遼參向不服貴藥又目擊胡文忠
李希菴多服參茸無益於病故不欲買極高之參
船山先生宋論如宰執條列時政臺諫論宰相過失及元祐諸
君子等篇議之特甚咎之特深實多見道之言竊公謂自宋以
來多以言亂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長短乃較之王氏
之說尤爲深美可以提議後有萬年之綱僕更參一解云性理
之說愈推愈密苛責君子愈無容身之地縱容小人愈得寬然
無忌如虎飛而鯨漏而談性理者熟視而莫敢誰何獨於一二

模諷之君子攻擊慘毒而已

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於驕恣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於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於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於爾國凶於爾家故余自庚申忝竊兵符以來夙夜祗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徑情直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　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為轉移雖方寸不甚為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

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　命在後作星使則病勢甚重作江督則病痊甚速謂非取巧而何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屢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不能多閱文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營以圖安逸乃數疏上後外間紛紛揣擬乃有匪夷所思極可訝笑者不知長涉桑梓畧議何如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稍異者便爾驚怪以謂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洪楊任賴各匪不知係照何年成案辦理也

賤近講理學者論人則苛責君子包庇小人論事則私造典故

廢斷是非

某忝竊非分位極人臣不特少時念不到此卽咸豐七八年亦不料晚節僥倖若是惟東南民困捻患方熾軍務一日未平則一日常在殃咎之中此身一日未死則一日難弛戰兢之懷若聞鄙人有失德墮行尙望惠書規戒無少諱貸卽寒門子弟或有愆尤亦望隨時啟迪

家運屯蹇之際惟當持之以貞出之以裕不可失其素守亦不可過於焦迫

嘗謂督撫等貴人無不好服參茸珍奇之藥而却病長年者殊不多見無不好收蘇黃趙董之書米倪唐仇之畫而眞賞賞蹟

者殊不多見故余於此二事不甚篤好不欲假充內行亦稍變
富貴人之積習耳
作梅所稱吳中官紳謗議繁興自亦不免然亦惟昔年有不快
於少荃者乘軍事不順而議議則有之矣若云今歲則捻別有
開罪吳中之處則不特少荃自信無之即眾人亦當共亮之山
東之官閩有謗議則河南奉　旨月協三萬而一毛不拔山東
奉　旨月協五萬而按解業過百萬恕豫而參齊自反本欠公
允東人自懷不平又圍賊於運東若蓄意以齊爲壑者宜其憤
懣無已如因謗議而思所補救則請姑釋於吳而怵惕於齊可
也

少荃受任獨難而進德獨猛難則恐尙有意外之責備猛則更無不可禁之風波然後知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殆專爲少荃此數月中言之願堅持不懈增益之外更求增益歷盡危險坦途自此長矣

筠僊來書將彙刻宋以後先儒遺書而令僕參究要略是眞問日於盲而不計抑槃捫燭者之窮於對竊以先儒之事實則全氏宋元學案黃氏明儒學案及次靑先正事略等書搜采粗備若必盡求諸儒著述而仿張淸恪之例彙刻巨編則無論訪購不可徧求卽使全數得之不擇而刻之卷帙固不勝其繁芟節而刻之則張孝先之芟節已爲有議所詬病且所貴先儒之書

謂能示人以為學之軌塗若者正路若者歧趨懸之不移之鵠而辨其毫釐之差若無一定準則既似散錢委地為知德者所不貴若有不易宗旨則進退百家亦非數十年不能卒業惟取所尤好者酌加評隲而先刻一二種其餘則俟日力果長而次第及之是或一道也

公在直隸作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云人才隨士風為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葢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撓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士風殆

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眄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墦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已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已溺稷之猶已飢伊尹之猶已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棘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

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藝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

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
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
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
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
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
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
以義理之學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
爲之表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
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
教澤牖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晻昧卑污之見矯然直

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耦而憂節概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民志之所嚮金石爲開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舌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卽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脩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

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進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禪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雲興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勖羣士亦冀通才碩彥告我目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云

求闕齋弟子記卷二十